

《故都的秋》：中国文人审美传统的现代化表达

代知仪

湖北大学 湖北武汉 430000

摘要：《故都的秋》是中国现代作家、诗人郁达夫的一篇抒情散文，写于1934年8月17日，年近四十的郁达夫，在漂泊二十余载后重归故都，满目沧桑中与旧友重逢，百感交集，恍如隔世。所谓“故”字，即是“过去的、原来的”之意，郁达夫和北京的感情深而且浓，文中郁达夫以他饱含深情的文字，书写着他对故都的秋深刻超常的感情。本文从秋树、秋雨、秋蝉以及秋士等角度入手，讨论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承袭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悲秋传统，又独具一格，以作者自我特有的感触为基点，用饱蘸情愫的柔毫，将南国之秋与北国之秋相映衬对照，从而画出一幅神韵清绝、生机盎然，具有作者个性特征的北国秋色图。

关键词：郁达夫；故都的秋；悲秋；意象；审美

一、“桐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秋树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槐树是北国秋景最有特色的代表之一，然而我们认识的槐树，是五月开白色的花，何以这里的槐树，是八月或者农历七月开花落花，而且落花成雨，铺得满地呢。古人云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想来郁达夫这里是一花落而知故都早秋。这里说的槐树，是传统的中国槐树，正是农历七月开花，而且开的是黄色或者红色的小花，挂满树枝，随风而落，成为早秋一道风景。在中国古代，槐树往往是都城和街道重要的树种。槐树长寿，高大，端庄，枝繁叶茂，周朝在宫殿门口，就有三棵槐树，供辅助帝王的三公遮阴站立，成为宰相高官的象征。最古老的现存的槐树，树龄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年。而在北京，北海公园的槐树，有一棵是唐朝种植，已经一千两百多年。所以郁达夫时代，北平处处有槐树，槐树夏秋广袤的绿荫，成为身边的风景。当地人习以为常，而常年居住在南方的郁达夫，多年后再回到北平，不能不感慨那秋槐的开花落花之美，壮丽，安静，蕴藏着故都深厚的历史底蕴。

“槐花黄，举子忙。”唐代科举士子常于次年秋日便抵京行卷，正值槐花纷飞之际，后因称参加科举考试为“踏槐花”，各州府将此中选拔出的举人，举子，直接上报最高的学府机构，他们有资格进入最终的进士考试。所以这场秋天的考试，对于读书人极为重要，称为秋闱。

郁达夫重返故都的这个时节，在历史上正是无数读书人孜孜以求地朝着理想奋进的时候，故都眼前这片铺满槐花的地面，数百年前大概也有无数学子从此踏过，只是物换星移，当年的场景已不可得知，只有故都的槐树还矗立在那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它深厚的历史积淀，提醒着我们又是一年早秋到。

“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天。”（唐·白居易《暮立》）。站在槐树下的，不止郁达夫一人，还有唐代诗人白居易，不同的是，郁达夫在清晨，而白居易在黄昏。白居易的一生大多生活在长安和洛阳，槐树是他最常见的景色之一，早秋的时节，暮色四合，他站在佛堂前，看着满地的槐花，满树的秋蝉，回首这跌宕起伏并不算顺利的多半生，心头涌上的是源源不断的苦闷，悲秋的情绪在这一刻达到顶峰。郁达夫亦是如此，“扫树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这种情绪也许不如白居易来的那样汹涌深沉，但异曲同工，面对倾洒满地的槐花，诗人的心境总是难以轻盈的，不免带着或多或少的寂寥与苦闷。更为特别的是，郁达夫笔下的落槐不是残败的，是脚踏上去“极微细柔软的”，由此可见，眼前的景色虽是清冷凄凉的，可郁达夫心中却充盈着对故都的秋的怜爱、赞颂，连落下的槐花在他笔下也平添了几分可爱。

二、“萧萧山路穷秋雨，淅淅溪风一岸蒲。”——秋雨

“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

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时值八月，正是由夏季到冬季的过渡季，与南方不同，暖湿空气与北方的冷空气相会于此，形成典型的阴雨天气。一层秋雨一层凉，秋雨的降下，意味着一年时光的推移，在秋雨中互相寒暄的人们，又要准备为寒冷的冬季做准备了。“一秋雨，一重寒；十场雨，换棉衫。”当秋风渐紧，冷雨敲窗时，人心最易生出愁绪。然这愁绪深处，却又悄然滋长着对生活、对世人，乃至对自己的一份温柔怜惜。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很大，立秋的时间和景象也十分不同，南方立秋时，气温开始有所下降，夏季的酷暑逐渐减弱，但温暖的气候依然留存，人们能够感受到夏日逐渐远去的迹象，而在北方，立秋的时间较南方稍晚，立秋后的天气相对凉爽，时常能感受到凉爽的秋风拂面。如果说在南方，立秋意味着丰收的到来，那么在北方，立秋则更多意味着淡泊宁静，像郁达夫一样，北方的人们更多的是在家中安静地欣赏秋景，或是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品味秋天的醇香。

雨，这天地间最古老的抒情诗人，自《诗经》时代便浸润着文人的笔墨。无论是“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清新，还是“巴山夜雨涨秋池”的缠绵，雨丝总能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文学作品中，编织出相似而又各异的情感经纬。细察这些雨中文墨，我们会发现一个奇妙的文学现象：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春雨的温柔与秋雨的萧瑟作为情感的载体。这种跨越时空的默契，形成了雨意象的共性基础。然而，当张爱玲笔下“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就的雨网笼罩庭院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普遍性的忧郁，更是一个独特灵魂在雨中的独白。在她的《秋雨》中，灰色的雨幕下，老屋垂首，红砖如血，与油绿的桂花形成刺目的反差。在这片死寂中，唯有那只灰黄斑纹的癞蛤蟆，以其丑陋却倔强的存在，打破了雨的单调。这不正是作家内心的写照吗？在沉闷的现实中，依然保持着对生命的执着呼唤。这种在共性中凸显个性的艺术表达，让雨的形象既成为情感的共鸣箱，又化作心灵的独奏器。

无论是郁达夫还是张爱玲，他们的作品中都融合着作家的个体意识与生命意识，特别是郁达夫不断觉醒的、暗流涌动的生命意识，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通过北平秋景的描绘，展现了个体生命与现实境遇的深刻对话。文中那些寻常景物——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鸣——都承载着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这些描写并非单纯的景物摹写，而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年

文人，在秋色中寻找生命共鸣的尝试。郁达夫将自己半生的漂泊、困顿与坚守，都化作文字中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正是这些独特的个人经历，使他的“秋”既不同于古人的悲秋传统，也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在这篇散文中，对“秋雨”的书写是作者结合南北之间往来经历的真实体验，也是充满情人性的书写，郁达夫笔下的秋雨，不是他一个人的秋雨，是人人都能或多或少的共情的秋雨。

三、“寒蝉欲报三秋候，寂静幽居。”——秋蝉

蝉，是古诗词曲中常见的意象，它叫声凄惨，常常用来表现凄楚哀婉之情，寄托家国覆亡之恨，或表达诗人哀痛之情，又因其生活习性，也可用来表现高洁自喻。在此背景下，“蝉”与“秋”的组合，就更显悲凉。“高树蝉声入晚云，不唯愁我亦愁君。”蝉音是任谁听了也会心生愁绪的，郁达夫也一样：“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见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郁达夫用多种感官去感受北国的秋天，它与南方不同，秋蝉的鸣叫是回荡在北国秋日的主旋律，无需刻意寻找，就会不经意的闯进人们的耳朵里。

秋天里寒蝉凄切的鸣叫声，是深秋万物肃杀的一曲悲歌，蝉，作为中国诗歌中的独特意象，主要应用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悲秋主题中。同时，蝉意象在不同的层面上，分别折射出中国文人的各种心态：高洁心态、避祸心态、超脱心态等等，而这些折射在作品中的心态，最后外化为文人们各异的人格和价值取向。而蝉意象所表现的价值取向，则是咏蝉诗吟咏内容从蝉之声扩展到蝉之品格的演变，所体现的是蝉意象由感性情感层面到理性道德层面再到非理性超脱层面的价值建构。同时，在中国儒家、道家这样典型的文化类型下，蝉意象也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一千多年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为我们道出了文学创作的起点问题，也就是说文以情生，情因物感，即感物——生情——成文的这样一个基本创作规律。一花一木、一虫一禽都是诗文创作的自然触发物。蝉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悲秋的原型之一。晋宋山水诗人谢灵运就有：“悲风入闺霜依庭；秋蝉噪柳燕辞楹”的诗句。秋风入、寒霜降、秋蝉噪、燕辞楹，渲染

出一幅悲凉的秋景，为下文的抒发哀怨之情作了思绪铺垫。郁达夫写作这篇《故都的秋》时，中国正处于抗战的风雨飘摇中，郁达夫虽蛰居远离北平的杭州，一样会感受到国事的危急。此刻的蝉鸣，更是烘托着作者此情此景下的悲秋的心境。

四、“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秋士

有人说中国的文人学士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因而诗文中有许多关于秋的赞颂和描写，其实不然，对秋的感知和悲啼，是无国界的文学母题之一。正是因为人细腻的情感与多样的感官，在秋天才会生发更多的思考与感喟。

在《故都的秋》中，郁达夫以敏锐的文学触觉，揭示了欧阳修与苏轼两位“秋士”文字背后深沉的生命况味。欧阳修的人生轨迹犹如一幅萧瑟的秋景图——四岁失怙，科举两度折戟，仕途坎坷多舛，中年又遭丧妻之痛。至和二年（1059年），五十三岁的欧阳修虽官拜翰林学士，却身处积弊丛生的北宋王朝，加之目疾缠身，在政事日非、改革无望的困顿中，将屡遭贬谪的郁愤、至亲离世的哀恸、家国衰微的忧思，以及暮年将至的苍凉，尽数倾注于《秋声赋》的字里行间。“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的慨叹，道出了这位文豪对人生困境的深刻体悟。那“渥然丹者为槁木，黝然黑者为星星”的意象转换，不仅是容颜老去的写照，更隐喻着炽热理想在现实中的枯萎。欧阳修在秋声萧瑟中参透的生命智慧，正是告诫世人：面对人力所不能及的世事沧桑，何不暂放执念，在当下寻得心灵的安宁？这种由个人际遇升华为普世哲思的文学表达，正是郁达夫在故都秋色中所要捕捉的文化基因。

苏轼是欧阳修的弟子，科举一举成名后，因父丧回乡守孝。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京城。1071年起，他被调往多地任职。1079年，因《湖州谢上表》被新党诬陷，引发“乌台诗案”，幸得营救，被贬黄州。1082年，受“乌台诗案”影响，苏轼内心苦闷，多次游赤壁山，写下《赤壁赋》，表达随遇而安、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正确看待万事万物的“取”与“不取”。

就创作时的人生处境和个人心境而言，郁达夫与欧阳修、苏轼等有诸多相似之处。郁达夫与欧阳修均经

历过年少丧父、亲人去世、辗转各地，他们到暮年时候仍满腔热忱仍无处安放，便通过寄情山水消解忧愁。一生想要为国奉献的三个人始终不得志，到暮年时期便转变心境，不再强求自己。欧阳修转为放下一切，享受当下；苏轼转为乐观处世，随遇而安；郁达夫转为放慢节奏，悠闲生活。正是人生处境与个人心境的相似与共鸣，郁达夫才在《故都的秋》中提到欧阳修和苏轼两名秋士。在人生不得志的“心理暮年”，他如欧阳修、苏轼般，以道家思想自居，成为忘却世俗的“隐士”，实现了自我救赎，创作出这篇佳作。

结语

北国的秋，是郁达夫愿意以三分之二的寿命去留住的秋，虽依旧像千百年来文人笔下那样带有不少的悲凉，但在《故都的秋》这篇抒情散文中，郁达夫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故都北平的秋日风情，展现了北国秋色的神韵清绝与生机盎然。他巧妙地将个人的情感融入对秋树、秋雨等自然景象的描绘中，既承袭了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悲秋传统，又独具一格地注入了自我特有的感触。通过对槐花满地、秋雨绵绵的细腻描绘，郁达夫不仅表达了对故都深沉的眷恋之情，更在不经意间揭示了历史的厚重与变迁。在文中，他以现代文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表达了对传统秋景的感悟，赋予了秋景以新的生命力和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 [1] 徐磊. 生命认同、文化认同与审美认同——《故都的秋》“悲凉说”献疑[J]. 中学语文, 2024, (08): 94-95.
- [2] 李玲玲.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书写“秋士”的深层意蕴[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24, (03): 58-61.
- [3] 赵晓军. 一切景语皆情语——《故都的秋》赏析[J]. 新课程, 2024, (02): 103-105.
- [4] 王萃. 《故都的秋》中的“秋味”赏析[J]. 语数外学习(高中版上旬), 2024, (01): 30.
- [5] 赵书吟. 浅析古人秋天之“悲”与“喜”的内在逻辑[J]. 今古文创, 2023, (47): 71-74.
- [6] 游维宁. 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压抑——郁达夫小说中原欲描写及其内在矛盾[J]. 三角洲, 2023, (17): 94-96.